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每年一近初夏，教會裡的大學生就開始興奮了起來，原因無他，就是期待已久的中國校園「短宣」要開始了。所謂的「短宣」就是短期宣教的簡稱，從西元二零零一年開始，我們教會¹每年都會利用暑假時間派出一群大學生基督徒，進到中國內地的不同城市去傳福音，為期一到兩個月。

對這群大學生而言，這可是一件人生中的大事。有許多參與者甚至是從小到大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辦護照，更不用說要長時間離開家裡舒適熟悉的環境，去到一個不同的環境，沒有導遊、只剩彼此、單靠上帝，去實踐他們信仰上渴望的旅程。

跟這些年輕火熱的基督徒在國際機場候機時，很難不注意到他們出發前既高漲又複雜的情緒。些許稚嫩、卻又帶著志氣的臉龐，透露著對於此行的心情。他們有時低頭演練著繁簡中文的對照表，深怕語言不通被當成肥羊宰了，有時又兩兩走到一旁，去為這次傳道之旅得以豐盛收割而禱告。不只是我這個幫他們作行前激勵的學長牧師很以他們的勇氣為榮，他們其實也深深的覺得自己在作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們都很喜歡讀《聖經》使徒行傳裡那些傳道的故事，雖然平時也常常傳福音，但是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一切似乎就變得很不同。這一天，提起自己的行李與夢想、踏上新的土地，他們就成了那群使徒，要開始敘說自己的傳道故事。

《商業周刊》的一篇文章<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很能

¹我所任職的台灣國際基督教會，是一個非常注重校園福音事工、也受神祝福持續成長的教會。從1991年傳道團抵台至2006年底，教會從12人成長到超過600個基督徒，其中有一半是受洗自大學團契。這段期間，台灣國際基督教會共差派了10個傳道團至台灣與中國大陸，因此每年的校園短宣就是從台灣派遣大學生基督徒去支援中國教會的校園福音事工，並希望此歷程也能回過頭來對參與的大學生基督徒產生正面的影響。

夠描述這種胸懷壯志的心情，作者為這樣深度的體驗旅程下了一個浪漫的註解：「有一種旅行，方法很貧窮，卻可以改變人的一生。這種旅行...就是 Grand Tour——壯遊」。(陳雅玲，2007) 文章中提到了壯遊的定義：

壯遊，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歷，包括三個特質：旅遊時間「長」、行程挑戰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特別是經過規畫，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壯遊不是流浪，它懷抱壯志，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它與探險也不太相同，壯遊者不侷限於深入自然，更深入民間，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

這樣的旅程有清楚的目的，但卻與預先設計好的套裝行程大不相同，它是一個開放的故事，不是由旅遊參與者來主導所有的腳本、而是與旅程中相遇的人事物來共同編寫。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中提出他心目中「壯遊」的藍圖：

年輕人出門旅行不應該純粹是爲了休閒遊樂，必須帶著嚴肅的尋覓著什麼，嘗試著什麼的心情，帶著探索的甚至冒險的心情，到深山大澤中，到遙遠的國度，以一種學習觀察的誠意去體會，在那陌生的世界裡，無論洪荒山水，遠古的遺跡，或當代熙攘的另一文化社會裡小小的市集、街道、碼頭、車站，去吸取知識點滴，用以榮養關懷與想像，使自己能在成長的過程裡正確地把握到豐富的人生素材，充實地理和歷史的資訊，從而落筆創作或面對其他生存活動時，有一份更開闊廣泛的覆按。

對於參與短宣的基督徒來說，除了文化人文的衝擊之外，他們更期待自己的信仰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有深刻的體驗。事實上，在我們的經驗中，這信仰的壯遊從來也沒有令人失望過。

每當短宣隊伍返回台灣，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要與大家分享他們的冒險、還有那些讓他們感動的故事。聽故事的人也是迫不及待，彷彿自己也融入了如第一

世紀教會聽聞傳道人帶回來好消息的情境一般。除了分享這些故事之外，我也常常聽到許多人觀察到他們的不同「哇！他成長好多！」，甚至他們自己也會意識到自己的改變「我覺得我開始有中國傳福音的夢想了！」

每次短宣結束之後，我們在傳道策略上都有許多的學習與討論，但除此之外我也對於這些基督徒們的經歷與成長，感覺到非常好奇。許多問題常常縈繞我心：參與的成員在出發前彼此也都很熟悉，為何經過短短一兩個月彼此關係會感覺那麼不同？在台灣也是很努力在傳福音，為什麼換一個地方做類似的事情就會感覺很不同？本來他們也是常常在禱告，為什麼到了中國禱告起來體驗特別強烈？到底短宣這個情境有什麼樣的魅力，使得基督徒得以在過程中，經歷許多非比尋常的信仰體驗？

這個研究並非要尋找一個普遍性的原則，或者建立某種可重複操作的機制。透過這個研究，我希望可以對於我們教會的短宣經驗有更加深刻的觀察與描述，並藉由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來再現短宣生活經驗的意義層面，以及回答以下問題：

1. 短宣的生活經驗在參與者的信仰中造成了什麼影響？這些影響能夠持續嗎？
2. 短宣的生活經驗如何對於參與者產生影響？有哪些生活經驗特別對於參與這產生意義？

我期盼這個研究可以在宗教經驗的討論中，提供一個案例式的觀察，這樣的觀察並非田野式的探究、也不是神秘經驗的敘說，而是信徒經驗中可理解並且對於信徒而言具有強烈感受與意義的觀察。我也希望這個研究得以幫助我們，在如何使用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去解釋經驗與意義的生成過程中，得到宗教學上有意義的領會。

對於關心如何組織短期宣教團的差會領袖而言，本研究並不企圖在福音策略與效果上多做探討，但是細心的讀者們將從本文中，對於人們如何在特殊情境下透過生活經驗感受到強烈的宗教意義，產生更為深刻的觀察。相對於單從量化結果來衡量短期宣教的實證觀點，我期盼本研究也可以為短期宣教規劃者或者宗教

教育者提供不同的思維。

第二節 中國宣教的歷史與特殊情境

本研究中所涉及之短期宣教模式，為特別在中國政治與宗教管制之下的產物。要了解為何採用此模式，必須先對中國宣教的歷史有概略性的了解，才比較容易進入本研究的脈絡之中。

一般認為，基督教於唐朝以「大秦景教」之名初次傳入中國，景教曾經在當時相當流行。景教在中國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國人稱之為寺廟，傳教士的影響多在教堂之內，並不深入民間。當時景教的傳播方法，從景教碑文裡可以看出兩種：一為翻譯經典、一為醫治疾病。（王治心，1959）當時所翻譯的經典，多以佛教語言來書寫基督教的教義，所以景教有一段時間一直被認為是佛教的一支，甚至唐武宗在會昌五年，因為聽信了道士的話而發出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見唐書卷八十）結果不僅是佛教，連其他外來宗教如景教也一同被滅絕了：「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四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明顯外國之教，勸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見唐會要卷四十九）。政治力影響基督教發展的例子，不只是在唐朝，其後的元朝、明朝、清朝，乃至於現代的中國，都處處有著政治與傳教士的角力。然而政治之力雖大，卻永遠也無法根絕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十八世紀初以來，基督教在中國一直斷斷續續地遭到迫害，但並未因此絕跡，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也沒有完全被驅逐出去。由於 1844 年、1858 年和 1860 年條約有關條款的結果，西方傳教士再次來到中國，而其當務之急是恢復對倖存的基督教群體的控制，因為這些群體仍然是天主教力量的來源。儘管第一個新教傳教士早在 1807 年就已來到中國，但大量的新教傳教士一直等到 1844 年以後才

踏上中國大陸。(McManners, 1990)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參與建立學校和醫院，參加救濟災民。他們從事這種世俗工作的基本動機在於為傳播福音開闢道路。然而，一些新教傳教士顯然視中國的社會改革為自己的使命，甚至視其為成功地傳播福音的基本前提，如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也有一些傳教士如內地會的戴德生 (Hudson Taylor, 1832-1905) 以深入並挑戰中國傳統的方式來傳揚福音，無論用什麼方式，他們都對於中國的福音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然如此，中國並未成為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在這當中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正困擾著傳教士們，那就是中國人對於西方列強的民族主義情感。

西方列強侵略中國，與傳教士得以開方便門深入內地，有很大的關係，然而這樣的關係也使得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產生複雜的情緒。民國初年許多知識份子因對西化改革的興趣，而開始對基督教也產生興趣。然而差不多在一九二〇年代左右，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也是民族主義最高漲的時期，中國出現了激烈的反基督教運動。激進派和民族主義者對基督教大加譴責，稱它是非理性洪流，是改革的障礙，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同伙。這時，傳教士們與中國基督徒試圖對抗這些攻擊，使自己同帝國主義拉開距離。在基督教內部，也因此產生了許多對基督教「本色化」與「處境化」的辯論 (林治平, 1993)。中國基督教協進會沈以藩牧師在一九八八年對於「本色化」與「處境化」有以下的看法：「處境化，它包含本色化，但除了怎樣和我們傳統的文化相結合外，處境化更著重我們的神學思考與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以及現實的社會變革的關係。但是，我們還更應當看到，中國的神學思想還必須能夠回應我們現代中國所處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巨大變革。這也許是我們神學思想要處境化的一個全部的意義。」這些辯論不只在神學思想上拉出了光譜，也促使中國的福音運動在策略與內容上不得不出現改變，來與帝國主義的包袱脫離關係。

國共內戰後，1949年共產黨取得了勝利，中國基督教的情況又再發生了變化。共產黨人表面上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但實際上卻懷疑中國的基督教和外國的帝國主義有所勾結，尤其是當他們考慮到梵蒂岡和美國的反共立場時，更是如

此。隨著 1950-1951 年國際緊張局勢的加劇，外國傳教士或離開中國，或被驅逐，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與此同時，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導人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對實際變革的可能性持樂觀態度，試圖同共產黨政府達成和解。他們發布「基督徒宣言」鼓勵基督徒在宣言上簽字。1951 年，三自(自治、自養和自傳)愛國運動會建立，吳耀宗當選為主席。著名的基督徒都接受了再教育，那些持強硬態度的本地教會團體成員則處境艱難。到了 1952 年，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團體與外國組織的所有聯繫完全斷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基督教活動的限制逐漸增加。所有宗教都成了眾矢之的，教堂被關閉(或作他用)，聖經被焚燒，神父和牧師被送到勞改營接受再教育。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進行公開崇拜活動，國外的人們都認為有組織的基督教在中國肯定已經不復存在。然而，由於普通基督徒形成“家庭聚會”，在成員家中輪流進行秘密崇拜，基督教信仰不僅沒有中斷甚至還有所發展。隨著宗教形勢開始解凍，尤其是 1979 年重新允許公開崇拜後，這一點變得更為明顯。在政治力強勢的管制之下，不論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在中國都存在著「官方」教會與「地下」教會的分別。雖然如此，也有部分人士認為現在的官方三自教會並非像外傳的那樣，只是政府管制宗教的工具，不能擁有宗教的自由。(全威，2006)然而，快速發展的地下家庭教會管不了那麼多，不與三自教會合作也不倚靠外來的傳教士，仍然持續地在傳福音，使得這些福音運動遍及中國。關於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很難估算，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至少有八千多萬(Aikman, 2003)。三自愛國運動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簡稱「兩會」)在 2002 年的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 1997 年統計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之間。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只可能在二千萬左右，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

雖然中國大陸官方實行無神論宣傳教育，但是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共產黨政府制定《宗教事務條例》，規定宗教活動只能在政府登記的宗教場所進行，否則為非法。另外，有一些條款，例如"禁止在登記場所以外的場所傳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請不准傳教"、"跨省宗教活動需經嚴格審批"等等，實質上與憲法上"宗教自由"的條款相矛盾。無論如何，這些規定還是抵擋不了以各種名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更不用說中國為了經濟發展而實施改革開放，給國外傳教士有相當多的機會與中國人接觸。然而政府嚴密的管制監控仍在，所以西方傳教士也在策略上有所變化。在中國這樣嘗試開放卻又處處想要嚴加控管的處境下，短期宣教（short-term mission，簡稱短宣或 STM）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傳福音方式。面對可能遭遇的宗教逼迫，短期宣教的參與者也因此體驗到一種面對未知的緊張與恐懼，但又能親身經歷「為義受逼迫²」的感受，這樣的張力經驗與中國這個特殊的政治宗教情境有很大的關係。

在進行本研究的同時，因為本文所提及的短宣模式已經逐漸打開中國校園的傳道大門，所以此時正在內地籌畫一個秘密的聚會，要讓幾百位來自中國各地的宣教士與大學生基督徒彼此碰面激勵。然而在中國這樣的聚會實在太敏感，因此主辦單位必須要求大家使用許多躲躲藏藏的方式來互動，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看看這次聚會提供的安全須知，就可以感受這種緊張的氣氛：

每個地方都必須聚集你們所有來參加的人預備以下安全須知，預備後發短訊告訴我們已經預備了。

- 這次我們是以 XX 聯誼會³的名義來搞活動，來的人只有兩種身份「老師」、「學生」；請定位好你自己的身份；
- 來前不要告訴家人、朋友、同學，有關這次活動的情況，如果需要請假的，不是必須不要提到來這個地方參加活動；
- 不要帶屬靈的書籍，資料來參加活動，沒有特別需要只帶新約 Bible，

² 在聖經馬太福音第 5 章有耶穌著名的「登山寶訓」，提到了「天國八福」，其中第 10 節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³ 過去活動常使用不同的名義租借場地，為保護當地教會，隱藏這次使用的名義。

並包裝好，坐飛機的老師和同學，最好分散過安檢；

- 來自港澳臺的老師和同學，特別要小心，行程中不要暴露身份，及一起來參加這次活動；
- 我們為每位預備了胸牌，入會場和就餐都必須佩戴胸牌，不配帶的就不能入場；
- 聽講道及上課，一定不能帶 Bible，作筆記也請用你自己明白的語言記錄，不要留下任何信仰證據；活動期間，請保管好你的書和筆記，不要讓外人拾到、見到；
- 聽講道及上課進行期間請勿拍照、錄音；其他時間的友情拍照也不要太多人；
- 在會場、課堂以及所住房間以外的交流討論時，請使用「術語」，一定不要提到敏感字眼。「打 P」⁴和討論容易引起外人敏感的話題時，注意音量不要過高。並留意周圍是否有可疑的人；
- 為了安全，我們不會提供仔細的行程，所以每次宣佈行程時，大家都要認真聽，記下宣佈內容，準時去你計畫去的課室，不遲到、不早退；
- 臨行交換聯絡方式時，鼓勵通過留下電子郵箱作為日後聯絡途徑，請勿彼此交換電話、住址。
- 離開前請將時間表撕毀，不可以帶回去；

第三節 台灣國際基督教會的中國校園短宣模式

過於保守，福音肯定難以傳開，過於大膽，又要面對使組織無以為繼的逼迫。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中國的校園短宣隊伍，必須突破信心的限制、找出有效的傳福音模式。以下介紹本研究的對象「台灣國際基督教會」的中國校園短宣模式。

⁴ 「打 P」為禱告的秘密術語，關於密語在下一節有較詳細的解釋。

台灣國際基督教會所合作的中國地下教會，都是過去十年由香港以及台北母會所差派、建立的教會，雖然不能公開聚會，但是已經嘗試出一套在安全範圍內聚會、傳福音的模式、也已經有一些經驗可以傳承。然而中國官方對於大學內的政治安全控管十分嚴格，特別是對於所有組織性的活動都非常注意，宗教活動更是稍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前來關切，教室裡也不乏有職業學生作為政府眼線，因此過去當地教會較少有直接在校園內傳福音的經驗。起初我們抱著可能會被抓起來關的危險進入中國，後來漸漸發現，大陸居民才可能要面對坐牢與財產沒收的危險，而我們這些台灣同胞如果是因這個因素被抓到了、只要我們的組織沒有對於中國政府有嚴重的威脅，了不起就是被遣送回台灣，然後幾年內不能再進入中國。有了這樣的了解，我們更加期許台灣的短宣團隊以大膽直接的方式在校園與學生互動，代替當地教會作他們不能作的事，希望藉此可以探出安全傳福音的極限在哪裡。

台灣短宣隊伍雖然得到中國內地教會的幫助與經驗傳承，但仍有許多空間可以自行摸索，透過台灣短宣隊伍做些當地教會比較不方便嘗試的事，再將校園內的經驗與中國當地的合作教會分享。這種合作關係就像是正規軍與游擊隊的互相配合一般。幾年的合作(參照表 1)下來，我們看到中國校園的傳道之門漸漸被打開。

在 2002 年時，與我們合作的中國教會只有不超過十個大學生基督徒，但到了 2006 年，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熱心投入的大學生基督徒受洗，當中並有許多人因為感受到中國福音的需要很大，畢業後轉為全職侍奉，接受教會的培訓，繼續幫助校園的福音推廣。

表 1 2002-2005 年台灣國際基督教會差派短宣團隊概況

年份	城市	團隊人數	時間	轉介人數 ⁵
2002	上海	7 男 7 女 (兩隊)	7/14-9/3 (七週)	10
2003	上海	5 男 5 女	7/16-9/1 (六週)	15
2004	上海	6 女	三週	14 (6 男 8 女)
	廈門	2 男 3 女	三週	未統計
	廣州	2 男 4 女	三週	未統計
	武漢	3 男 6 女	三週	18 (6 男 12 女)
2005	廣州	3 男 5 女 (研究生、應屆 畢業生為主)	7/28-8/31 (五週)	24 (12 男 12 女)
	上海	2 男 5 女 (社青學生混合)	7/23-8/24 (五週)	4 (1 男 3 女)
	成都	6 男 4 女 (年輕大學生為主)	7/28-8/31 (五週)	19 (10 男 9 女)
	北京	4 男 4 女 (大學生為主)	7/28-8/31 (五週)	12 (6 男 6 女)
	大連	10 男 8 女 (兩隊) (社青學生混合)	7/28-8/31 (五週)	15 (10 男 5 女)

接下來談談整個差派的過程。

為了之後持續幫助學生在信仰上成熟、並且培育未來的領袖，通常我們除了選擇中國重點大學作為傳福音的場域之外，一定也是當地有教會可以配合才行。確定了每一年要前往的城市與目標大學之後，我們便開始在台灣教會內招募自願前往的學生。為了方便行動，通常一個隊伍不會超過十個人。在每個隊伍中，會由成熟的基督徒作為領隊，負責帶領短宣隊伍、並保持與母會以及當地教會的聯繫。出發之前，我們會給予短宣隊伍行前訓練，幫助他們預備自己。每一年的行前訓練內容都略有不同，但通常包含：

⁵ 「轉介人數」指的是經過短宣團隊分享福音後，有興趣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的人數。這些人都由短宣團隊成員在離別前，透過與當地基督徒相約的方式介紹認識。

表 2 短宣行前訓練

訓練項目	訓練內容
行程簡報	介紹城市、大學概況，並告知建議的基本行程。實際的行程保留給短宣領隊與當地教會視情況調整，以達到最好的宣教效果。
激勵課程	透過過去短宣成員的分享與激勵的講道來預備成員的信心與愛心。
語言練習	學習日常用語的差別，包含常用字的簡繁體認識。也學習大陸教會的常用術語。
安全演練	講解日常生活的注意事項，例如如何提防扒手、如何不被商人欺騙。也演練在校園傳福音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例如被公安盯上、發現影響的學生是忠貞共產黨員怎麼辦？
福音策略	教導成員如何使用各種福音工具來與人互動，例如性向測驗、團體遊戲、趣味活動。
模擬訓練	在台灣的校園熱身，練習密集傳福音的生活。

我們認為短宣本身就是一種到場訓練(on site training)，所有的磨練都必須在任務中才能體會，因此行前訓練的目的並非熟練所有程序、然後要成員照本宣科，而是注重任務的定位(orientation)，引導他們以開放的心態、正確的態度來迎接即將展開的任務。通常他們經過了行前訓練，都會更有信心地期待所有未知的挑戰，也更明白他們的投入與風險所將換來的，不論是對自己或別人而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生命改變。一位成員這樣在行前訓練之後，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反正都要革命的。感覺現在做的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其實我還蠻榮幸的，心中覺得蠻榮幸可以做這事，可以引起一些迫害反而覺得有這榮幸。」

行前訓練之後，很快的短宣團隊就要啟程。對於這個年齡的年輕人而言，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出國的經驗，雖然我們盡量在行前幫助他們確認旅行的細節，但真正的行程還是讓他們當中較有經驗的，帶著其他人，這樣比較能激發出他們自己的潛能。我們盡量鼓勵他們搭飛機進香港之後，就轉乘火車作為在內地旅遊的主要交通工具。一方面這樣比較經濟，但更重要的，是搭乘火車對他們而言會帶來更「在地」的體驗。

一般而言，中國的火車票等分為最經濟的「硬座」、一般的「硬臥」、以及最高檔的「軟臥」。硬座是大陸學生與窮人們的唯一選擇，所有人擁擠地坐在長板凳上(倘若人多一些還得坐在地上)過夜，炎熱的夏天，大家汗流浹背、車廂內的味道四溢，加上隨時得有人輪班值夜以防大小包行李被竊，這對於成員來說真是開門見山的震撼教育。

但這樣的方式實在太過辛苦，如果買得到票，我們通常會建議他們搭乘硬臥等級的車廂。硬臥車廂裡每個人都有個床位，可能是上舖、中舖、或帶有小茶几的下舖，就像是船艙一般。床尾就是公共走道、附有小型的摺疊桌椅，讓睡醒的旅人可以在窗邊聊天看風景。說不上是什麼高級的享受，卻可以讓短宣成員好好體驗大江南北的景色變化、也很真實的可以看到城鄉的差距，很多人喜歡在車廂裡與其他旅人閒聊，問問彼此打哪裡來、做些什麼。中國之大，在此就可以略窺一二，你可能發現隔壁床的朋友來自哈爾濱、然後聊一聊又發現下床是從雲南來大都市工作的少數民族，一整個車廂，你常能聽到各種不同的口音，那種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讓人不再覺得台灣南北的差異有多大。有時候正巧跟大陸學生們聊開了，他們就教起我們的隊員他們常玩的撲克牌遊戲，例如「鬥地主」這種類似橋牌但卻有著濃濃社會主義味道的遊戲。我們也跟他們分享我們的生活經歷，因著對彼此的好奇，交流很自然的就開始了。由於在台灣沒有幾十個小時在火車上、甚至還要大家一起熄燈過夜的機會，所以大家對此都覺得非常新鮮，經驗上，我們認為這是讓短宣隊員開始中國之旅的最好儀式。至於如同小房間一般舒適的「軟臥」艙等，因為太貴而且不容易與人互動，就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

到了目的地之後，會有當地的基督徒來接應，協助隊員們住進這段時間的宿舍，有時宿舍是預先租好一個月的房子、有時是簡單的商務小旅店。大家住在附近好彼此照應，弟兄們這時也有種要在安全上給予姊妹更多保護的意識。此時，大家都是出門在外，只能彼此依靠，更生出了一種像家人一般的感情。當地的基督徒還會幫助隊員打理一開始必備的生活基本需求，例如辦個當地手機、銀行開戶、介紹一下附近的商店、帶大家進校園走走等。當地的基督徒對於遠來幫忙的

短宣隊伍，是既感激又期待，可以想像一碰面自然就是熱切的分享起來了。不過短宣成員很快的會注意到，大陸的基督徒為了避免引人注目，在公開場合總會刻意讓自己不要太過熱情。例如平常在教會裡，大家見面時常會給彼此一個熱烈的擁抱，但是現在好像變得比較低調，總要等到進入了比較安全的地方，例如房間裡或餐廳包廂裡，才整個又熱情了起來。

在言談之間，大家也注意到，大陸的基督徒習慣使用了不太一樣的語言，來分享他們的信仰生活。為了避免在公開場合談論信仰引起他人注意，所以漸漸地我們在大陸建立的地下教會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密語：

表 3 地下教會密語對照

術語	意義
爸爸	神
大哥	耶穌
公司	教會
開會	聚會
X	基督徒
小飛 / 非 X	非基督徒
下水	受洗
打 P	禱告
看書	看聖經
串羊肉 / network	傳福音

這些密語都是在無意間發展出來的，因為大家都有安全密語的需要，在教會間便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很多短宣的隊員其實也知道，我們在中國的地下教會有這種使用密語的習慣，但是當你身歷其境地感受到這種安全的顧慮，並且大量地使用著這些密語時，那種進入異域的體驗是很強烈的。

一般來說，每天的行程主要是早上一起靈修禱告，之後就兩兩出門去傳福音。傳福音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是先找機會認識同學、加深關係、然後看看這個人是否對尋求真理有興趣。一開始，短宣成員常以問路的方式：「請問食堂怎麼走？我是外地來的，可以帶我去嗎？」許多中國的學生對於外地來的同學都很友

善，對於台灣來的同學，更是抱有相當的好奇。所以一邊領路，大家一邊就聊了起來，其實幾天之後，大家對於校園就已經很熟悉了，但是想要繼續認識學生，就一直在學校裡晃來晃去。有時候，被認出來「你不是前幾天就在找食堂了嗎？怎麼這又忘了？」只好想辦法找個理由將話題轉開來，或者換不同的方式來找人搭訕，例如「我想要作個訪問，了解兩岸學生價值觀的不同」。

每天晚上，大家回到宿舍，最期待的就是全部的隊員們可以聚在一起，彼此鼓勵、一起禱告、也分享今天的體會跟好消息。當然這時候一起去吃點當地的小吃更是讓大家士氣大振。雖然一整天下來體力的消耗很大，但是有那麼多與人互動的時間，相對來說也聽到許多不同的故事、得到了許多的刺激，每個晚上聚在一起分享彼此所遇到的生命故事，更是說也說不完。大家常常是躺在床上，聊天聊到睡著。

經過一個星期左右，大家開始在關係上有所斬獲，很多朋友留下手機的號碼願意彼此聯絡。中國的行動電話收費方法與台灣略有不同，大部分的計費方式不僅發話方要付費、收話方也要付費，所以學生因為經濟的因素，都盡量使用簡訊來彼此聯絡。發簡訊在當地稱作發「短消息」，入境隨俗的隊員們很快地就學會了使用手指在手機上快速地輸入，才能應付一來一往的短消息。每天走累了休息的時候，就用短消息來與朋友聯繫。剛開始都還是陌生的關係，但一陣子之後，短宣成員每天都約滿了越來越熟識的朋友一起吃飯、聊天、逛街或運動。

這些學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平常在台灣比較難看到的。他們總認為遠來是客，自己無論如何該盡地主之誼，再加上這些來自台灣的短宣成員都是很好相處的朋友，所以他們總是很熱情地要請我們吃飯，這種熱情，早就超過了禮貌的範圍。每個人的經濟能力不同，但幾乎都是以超過自己能力的範圍來招待我們，有的自己沒有錢，就想辦法在狹小的宿舍裡下點麵、加顆蛋，把自己能給的全都拿出來了。來自相對富裕的台灣，大家其實很捨不得讓對方多花錢，但如果不接受卻又好像不願意交這個朋友，所以最後只好還是讓朋友請客。看著這些朋友省下好幾天的飯錢，來招待我們這些來自遠方的客人，這成了短宣隊員共同的

感動畫面，讓大家更加珍惜這些難能可貴的友誼。

當然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意外，例如對方看你是從台灣來的，就想從你身上敲一筆。有一個朋友向短宣隊員借一下手機，說是緊急要聯絡事情，然後就忽然不見了。也有聊到後來發現對方是共產黨員，家庭背景有很多政府官員的關係云云。雖然有可能是對方想攀關係而吹牛，但大家警覺性都很高，如果情況不對就想辦法開溜。

或許因為他們本身多是從外地來唸書的學子，同學幾乎都是一省一縣的狀態、彼此競爭很激烈，很多人心裡其實都很孤單，所以他們對於來自台灣的意外友誼格外珍惜，就更願意分享心中的一切。這樣的關係發展得很快，也讓我們的隊員有機會向他們分享自己的信仰。

在台灣向大學生傳福音，以我們十多年來的經驗來說，近年來是比較辛苦的。一方面有些人對於「被傳教」有不好的經驗、另一方面在世俗化的影響下，更多年輕人傾向選擇以物質或娛樂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生活世界，對於真理的追求、認真的自省比較沒有興趣。但是很多短宣的隊員都發現，我們所接觸的中國大學生似乎比較像是十年前的台灣大學生，當你跟他分享到「愛」、「真理」、「夢想」時，他們就算沒有眼睛馬上亮起來，也會認真的跟你討論起這個話題。這個情況在中國內地的大學更加明顯，相對於競爭激烈、外商爭寵的沿海名牌大學，內地的大學生更加感激有人與他們談論這些攸關人生的事。少了物質的刺激，真理的追求就變得切身多了。

當我們的短宣隊員與這些學生的關係進展到一定的程度，很自然的會分享起自己的信仰，可能是直接表明基督徒的身分、也可能是與對方分享起自己最近在看的一本好書《聖經》。雖然出自無神論的教育，他們仍然有不少人很願意談信仰的事，有的來自鄉下、曾經接觸過農村的地下教會，就會聊起他虔誠的爺爺奶奶。有的其實就是對來自西方的任何文化都有興趣。也有很多是真的對於真理充滿了疑問與興趣。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完全沒有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習慣上很難接受有神的存在，但還是有不少人很想尋求愛與真理，也不排斥去了解

聖經裡所書的這一位神。

這些有意願的學生，我們就會跟他約「看書」，也就是聖經課程。

我們設計了一套生活化的讀經課程，可以循序漸進地認識基督教信仰，也結合帶領者的分享，讓學生可以學習用聖經上的方式去面對自己實際的生活問題。「看書」的過程中，帶領者會視對方的需要量身訂做地給予適當的挑戰，例如要他學習去關心身邊的人、為自己所做錯的事道歉、向家人朋友表達感激等。有些挑戰對他們而言可能有困難，大家就會寫卡片去鼓勵他們。我們也會教導他們如何禱告，要他們學習去倚靠信心的力量，也看看他們是否抱著開放的心去認識、學習這個信仰。這個過程不只是聊信仰，其實什麼都聊，是真的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大家常常在聚一起，一起運動、逛街、吃當地小吃、一起辦很多活動，像是讀書會、party、志工活動等。有時候，晚上累了，朋友就直接睡在短宣隊員的宿舍。幾個星期下來，整個短宣隊伍從一開始的廣泛建立關係、到最後漸漸有一些人對於信仰很有感覺，大家不知不覺就建立起一種革命的情感。

但短宣隊伍遲早還是要離開的，為了讓這些對於信仰終於開了竅的朋友，能夠持續他們尋求真理的道路，最後一兩週我們會設計一些特別的活動，讓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參與。在整個短宣的過程裡，不同的城市會視當地的政治敏感度，來保持與短宣隊的適當距離。有時候只有短宣領隊與當地教會的窗口，相約在人多的地方碰面。有時候會安排兩邊的基督徒一起在餐廳包廂裡吃飯，然後請服務生離開包廂。在某些距離首都較遠的城市，安全上較無顧忌，當地教會的基督徒就幾乎能夠跟短宣隊一起活動。無論如何，與當地基督徒的互動對於短宣隊伍而言都是格外的鼓勵。畢竟這樣的關係不只是給予，還有很多是被他們付出、以及被他們的生命故事激勵。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卻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夢想，這種感覺總是讓彼此深深感動著。

在最後這段時間，當地教會盡量會安排一趟遠遊過夜的特別旅程，讓短宣隊員、當地教會的基督徒、以及認真「看書」的中國學生有一個難忘的共同回憶。對於中國的學生而言，許多人的經濟仍無法負擔長程的旅遊，但給予一些補助之

後他們就更加珍惜與感謝。當他們接觸壯闊的美景，也往往被上帝創造的大自然所震懾，而得以在禱告上有充沛的感動。對於短宣的隊員而言，在經歷一個月左右的努力之後，能夠與好友同遊壯麗的中國山水實在是莫大的鼓勵，同時，這幾天離開都市到了戶外，大家沒有了安全上的顧慮，就可以更大方直接的分享信仰，不僅是基督徒得到靈性上的鼓勵、「小飛」們更是大大的被影響。

最後，告別的時候到了。

每個人都忙著寫卡片、送禮物和餞行。短宣隊員與朋友們離情依依，總有交待不完的期許與話語。朋友們送給短宣隊員自己寫的詩、親手製作的紀念品、或身邊僅有的貴重品，希望這段關係可以繼續維繫。大家都覺得時間怎麼這麼快，才開始就要結束、才認識就要分離。天地蒼蒼，卻能在茫茫人海中彼此相遇，只能感謝神、感謝彼此擁有這段奇遇。大小包的行李在車站，與送行的人一起佇立，列車的汽笛響起，車廂內外的人隔著窗戶流淚道別，不知下次何時再相見。

這種大時代般的畫面，深深的感動每一個人。很多短宣隊員都分享到，他們的眼淚就是在這時流下來的，也特別是在這時候，他們會認真的思考有朝一日要成為一個宣教士，長期待在中國傳福音。